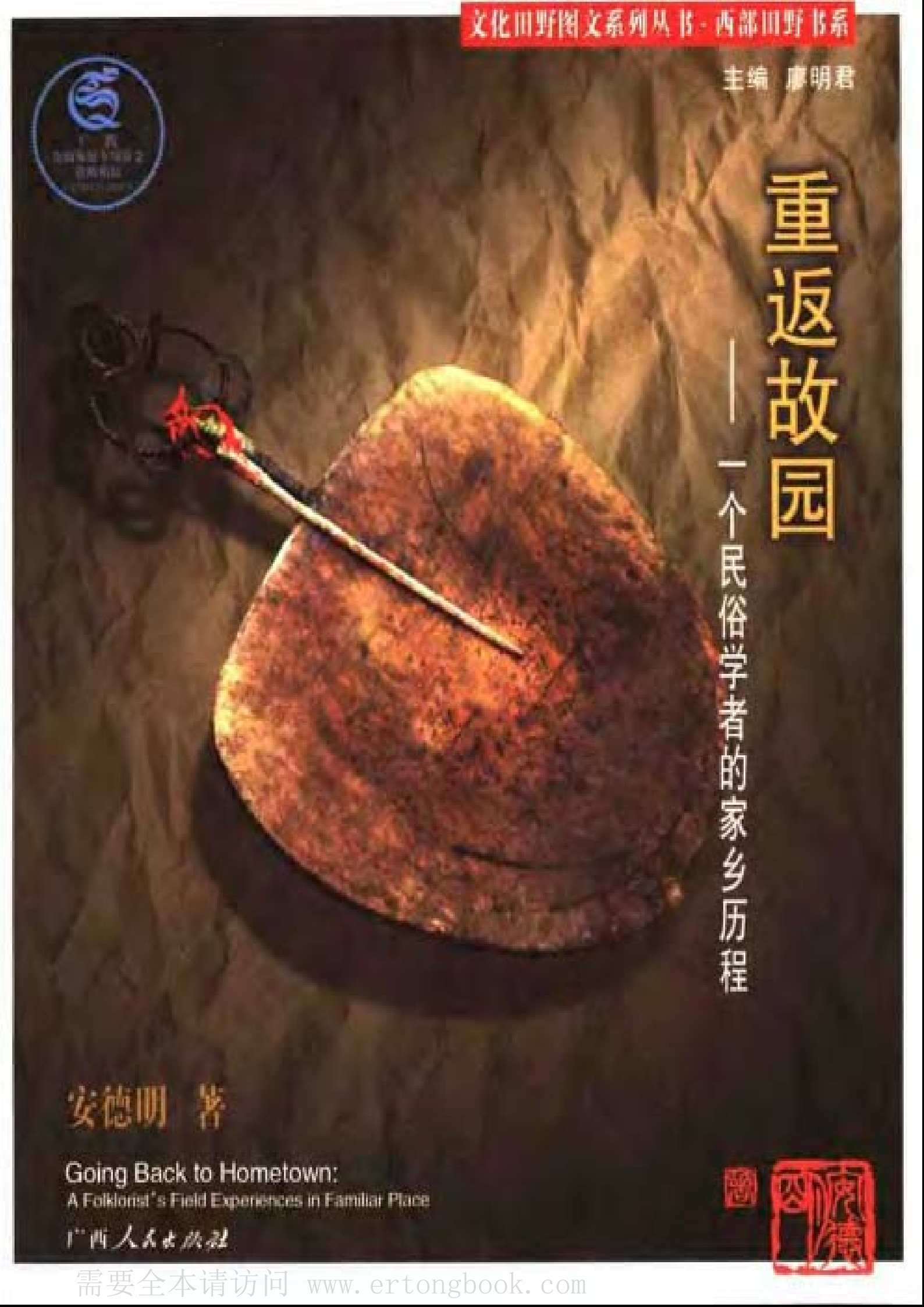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

主编 廖明君

重返故园

——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



安德明 著

Going Back to Hometown:
A Folklorist's Field Experiences in Familiar Place

广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安德明

汉族，1967—1987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1997年分别获得民俗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2001年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长期在甘肃天水地区进行民间信仰及语言的田野研究，撰写和发表的论文有《天水的求雨：非常事件的象征处理》、《从农事禁忌看民间信仰中的地方神》、《民间语言的形成与变异》、《家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与支点》等十多篇，专著有《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禁忌研究》、《飞鸿遗彩——钟敬文传》等数部。

ISBN 7-219-04717-7

9 787219 047170 >

ISBN 7-219-04717-7/C·150　定价：24.50元

主编 廖明君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

重返故园

——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

GOING BACK TO HOMETOWN

A FOLKLORIST'S FIELD EXPERIENCES IN FAMILIAR PLACE

安德明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故园：--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 / 安德明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1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 · 西部田野书系 / 廖明君主编）
ISBN 7-219-04717-7

Ⅰ. 重… Ⅱ. 安… Ⅲ. 风俗习惯－天水市 Ⅳ.K892.4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196 号

总 策 划 江 淳
项目策划 李筱茜
责任编辑 郑维宽
整体设计 小茜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带舅 农向东

重返故园
——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
安德明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 ：530028）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889 毫米× 1194 毫米 1/24 开本
6 印张 16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7-219-04717-7/C · 150
定价 ：24.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Series editor's foreword

Walking Into the Fields of Culture

It is supposed that everyone knows the meaning of *"fields"*, while the "field study" generally u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s not the exploration of "plow land" or "open country" in common sense. It means the culture full of uniqueness and implications of social practice, folk wisdom, and local knowledge. As the well-known anthropologist Li Yiyuan in Taiwan says, "In a broad sense, all the on-the-spot researches can be named as 'field study' which including social surveys and interviews, various questionnaires and inquiries, situat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tc." Accordingly, the so-called "cultural fields" mainly refers to human being's productive and liv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processes, interactions, and creativities associated therewith.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igns for the reason why human being is endowed with humanit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world has turned into a "global village". There still exists the lack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among different communitie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however. As a result, the cultural diversity,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s among various civilizations highlight the common concerns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culture, especially the substrate cultures, intercultural existence, and cross-cultural think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In the era of globalized communications,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devoting to field study on the subject of culture for years with a prospect that they would have a chance to express their understandings and thoughts of culture and life in the processes of their field study by publishing.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that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res the same interests with our scholars. Consequently, this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has come into view of our readers.

Having adopted the writing format of scholarly essay, the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communicates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from the fields by the merged layout of excellent images and texts. Attention is primarily being paid to the concise and fluent texts in factual and vivid details. For the well-disposed pictures, it has been striving toward a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intangible language and conception through the tangible design and form, in order to have the texts and images combined perfectly and brought out the best with each other by showing the inclusive concord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hat is represented in the series is the living storytelling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happened in scholars' field studies, records, interviews, and events in the processes of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s.

The remarkable advantage of this series is aimed to make the personas and things occurred in the fields alive, and to revitalize the scenes and feelings scholars experienced in their situated field studies. It is of course designed to help readers not only be more explicitly aware of the results of researchers' investigations but also see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informants, as well as listen for the interviewees' voice instead of the monologue of researchers themselves. We believe, therefore, this series will bring readers a great deal of the local knowledge,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spiritual resonance from the fields, and also will make a multi-dimensional reading map for our readers being able to walk into the cultural fields together along with the authors.

Based on the specific topics of the series whereas the rich and colorful contents, we divide the present series into two group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furthermore, the domestic one is composed of "east China part" and "west China part". As a catena, the whole project assembles a book sequence working in concert with three parts —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West China Collection"*,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East China Collection"*, and *"Series of Illustrated Cultural Fields: Overseas Image-mirroring Collection"* — a succession of intense reading experiences will be evoked for certain.

Let's walk into the fields to experience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my feet, your eyes, and with our hearts and souls...

Liao Mingjun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回答出“田野”的含义，但学术界所常用的“田野研究”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田地、荒野”研究，而更充满着独特的文化意蕴，正如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所指出的：“广义而言，所有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包括社会调查访问、各种问卷测验的施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等都属之。”因此，所谓的“文化田野”，主要指的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的过程和结果。

文化乃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虽然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文化上的隔膜却依然存在。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各民族文化之间所存在的碰撞和整合，使得对于文化特别是底层文化的关注、跨文化生存和跨文化思考成为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主题。不少学人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以文化为主题的田野考察研究，并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在田野考察研究过程中的文化思考和生命感悟表达出来，恰好广西人民出版社亦有同样的出版意向，于是，经过交流和讨论，一套《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就得以问世了。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采用随笔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在注重细节真实和情节生动的同时讲求文字简洁流畅；对图片的处理，力求用有形的设计来表现无形的语言，使图片和文字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统一。本丛书讲述的是在田野考察中发生的故事与感受，记录的是在田野考察中采访的人和事。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让田野中的人与物活起来，让田野中的景和情动起来，读者听到的不仅是调查者个人的独白，还能听到来自访谈对象的声音；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调查者考察的结果，而且能看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考察中的互动与交流，并带给读者许许多多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以及强烈的心灵共鸣，从而使读者能够跟随作者一起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鉴于内容的丰富多彩，根据丛书的具体情况，我们把其分为国内及海外两大部分，其中，国内部分又分为“东部”和“西部”，这样，就形成了相互呼应的《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东部田野书系》和《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海外镜像书系》。

用我的脚你的眼，用你的心我的心，走进田野，感触文化。



镇江王

CONTENTS

目　录

总序

Series editor's foreword

一、从家乡走出的民俗学者 /1

How to Construct the Field

A Folklorist's Situated Field Study in Hometown

二、怀着不一样的心情回家——第一次的田野作业 /10

Returning Home With a Different Frame of Mind

The First Experience i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1.把熟悉的地方对象化 /11

2.把熟悉的人对象化 /24

3.把熟悉的事情对象化 /30

三、地上的水与天上的水 /46

Getting Water From Heaven and Disposing Water on Earth

Fieldnotes of Praying-for-rain Rituals

1.水瞒水 /46

2.杨四爷的涝泉 /55

3.探访八海洞 /62

四、让恶风暴雨离我们远去——天水西北部地区闸山习俗考察日志 /70

Taking me far Away From the Violent Rainstorm

Travelogues of Field Study on Rituals and Prayers of Preventing Hailstones

五、民间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承者 /113

The Preserver and Transmitter of Folk Knowledge

1.民间知识的实践 /113

2.临阵换将 /116

3.李师公的故事 /120

六、民俗学者的尴尬 /125

As a Folklorist Being in a Dilem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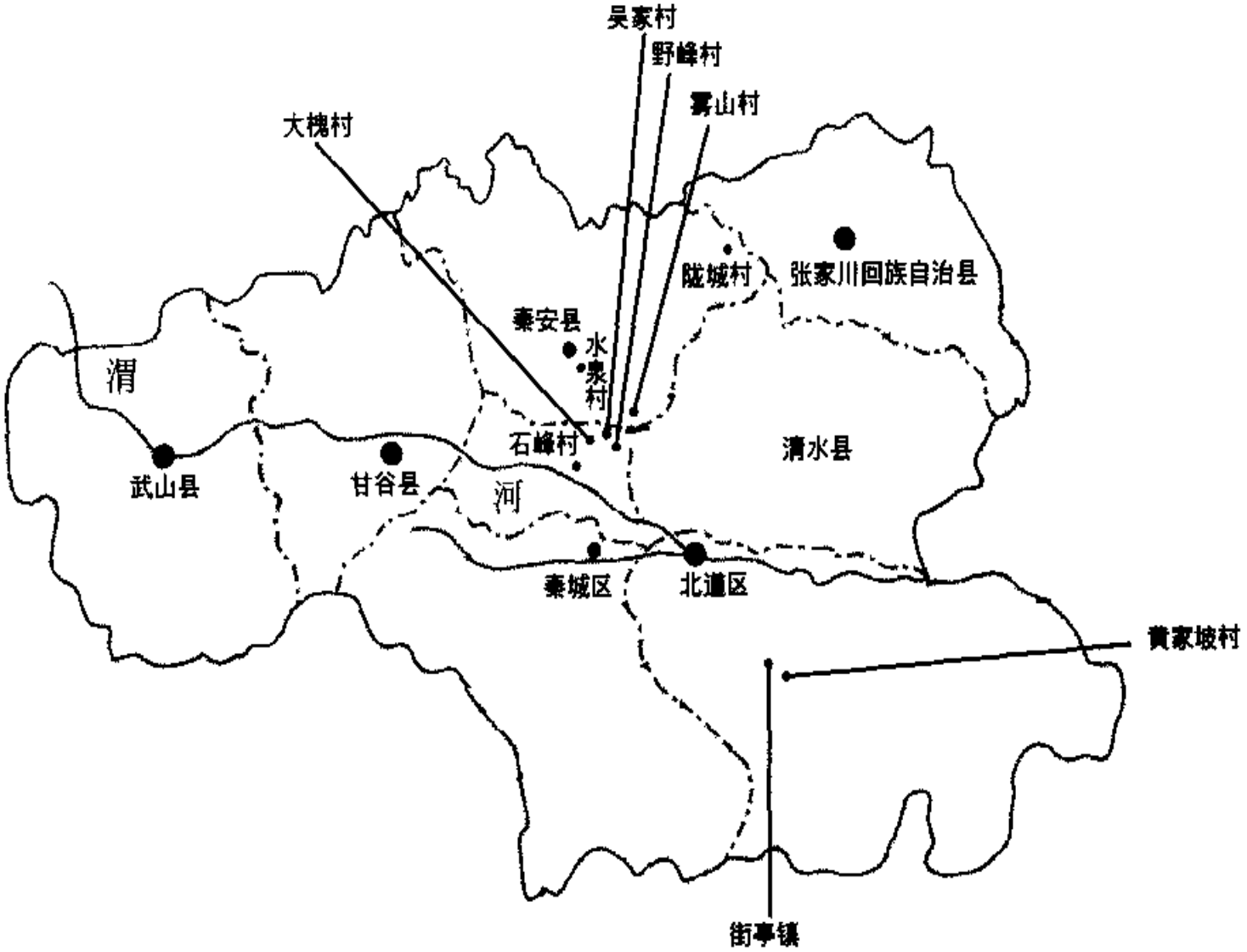
后记 /134

Postscript

一、从家乡走出的民俗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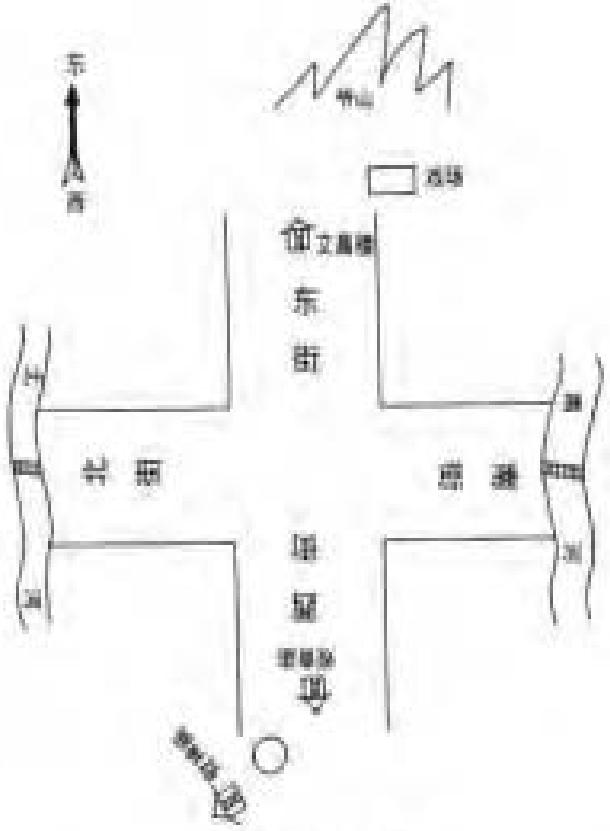
从事民俗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已有十余年，其间曾做过多次实地的田野调查。而我的田野研究，从开始直到现在，最多、最主要的，还是在自己的家乡——甘肃天水进行的。

之所以这样，同家乡的生活经历在我心灵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有直接的关系。我从小就耳闻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家乡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尽管对这些活动的具体细节不一定十分了解，但它们的大体内容以及在相关文化背景下所唤起的特殊情感，却深深地



天水地图及本书所涉及的部分村落

融入了我的精神血肉，随时随地都能够被激发出来、调动起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家乡小镇上的十字路口对我的影响。小镇并不很大，却是方圆二三十里内诸村落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中心地区主要由东西南北四条街道组成，四街交会的十字路口，是最为繁华的地方，也是儿时的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去看热闹的去处。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十字路口，不知不觉成了我确定方向的一个坐标。在辨别前后左右的方向时，我常常会让自己在想象中站在那里，面对东西南北四街中的任一边，再确定其他三个方向。这种心理习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长大了，离家乡



街亭镇中心示意图



遥集时家乡的十字路口

远了，它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在哪里，每当我要辨别方向，感觉上总是要一次次地回到家乡的十字路口。这小小的十字路口，成了我生活中永远的定向标，也成了我生命中永远无法割舍的情结。这种“家乡的十字路口情结”，可以说是故乡生活经历在我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烙印的集中体现。

我刚开始学习民俗学的时候，阅读到一些概论书当中关于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民俗的分类等问题，便很自然地把自己所了解的故乡的相关习俗与之相比照，这使作为初学者的我很快就对那些抽象的理论和观点有了比较直观、深入的体会和理解。我也由此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民俗学实际上就是关于我们自己身边的生活的学问，而不是追逐奇风异俗的猎奇行为。这样的认识，也使我在随后选择自己的研究区域时，又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家乡，并由此走上了以当地出身的民俗学者来研究当地民俗的历程。

在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等与民俗学相关的学科领域，曾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田野调查者在进行田野研究时，应该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尽量避开自己所熟悉的自身文化或母体文化。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学科有从一开始就研究殖民地文化的传统，一个学理上的主要理由是，异文化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不同的、陌生的，以之为对象也就容易保持客观的立场，发现其客观的真实和科学的规律——这正是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所追求的目标；而如果是研究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则常常会由于熟视无睹而忽略了其中的某些重要因素，更会因研究者主观因素的过多参与而破坏了研究的客观性。

按照这类观点，我的这种家乡研究似乎是有悖学理的。然而，事实上，如果研究者能够认识到自己在研究自身文化时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尽量加以避免，在母体文化中，他反而会因具有更多在异文化中所无法具备的优势，更加顺利、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目前，随着学术的发展，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所追求、标榜的田野调查的“客观性”、“科学性”，已日益受到了质疑。在后现代主义等当代新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和民族志学家开始认识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诸多人的主观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者永远也无法达到所谓“纯粹的客观和科学”，而只能是通过描述来表达自己对社会、文化、人生的阐释，揭示部分的真理。这样的认识，使得研究者对自身文化的研究不再因主客观之争而受到限制，逐渐打破了人类学研究中排斥自身文化的禁忌。

民俗学的情况与人类学有较大的不同。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民俗学在兴起之初，就把对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列为了主要任务，并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20世纪早期，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拉开了现代中国民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运动的序幕，也奠定了中国民俗学研究本国民俗文化的传统。受歌谣学运动的感召，大批民俗学的爱好者积极投入到了歌谣等民俗事象的调查、采集工作当中，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了早期中国民俗学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中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员的调查工作，一开始就是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后来成为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钟敬文先生，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在歌谣学运动的影响下，钟先生开始在自己的家乡，从家人、亲戚、同学、朋友等中间搜集了不少歌谣、故事等作品，陆续发表在地方报刊和北大《歌谣》周刊等刊物上。这种活动增强了他对民俗文化的理解以及对这方面研究的兴趣和信心，使他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民俗学研究的道路。

以钟先生为代表的早期的民俗学者所开创的家乡调查传统，实际上一直贯穿在中国



《歌谣》周刊周年纪念号书影



20年代中期的钟敬文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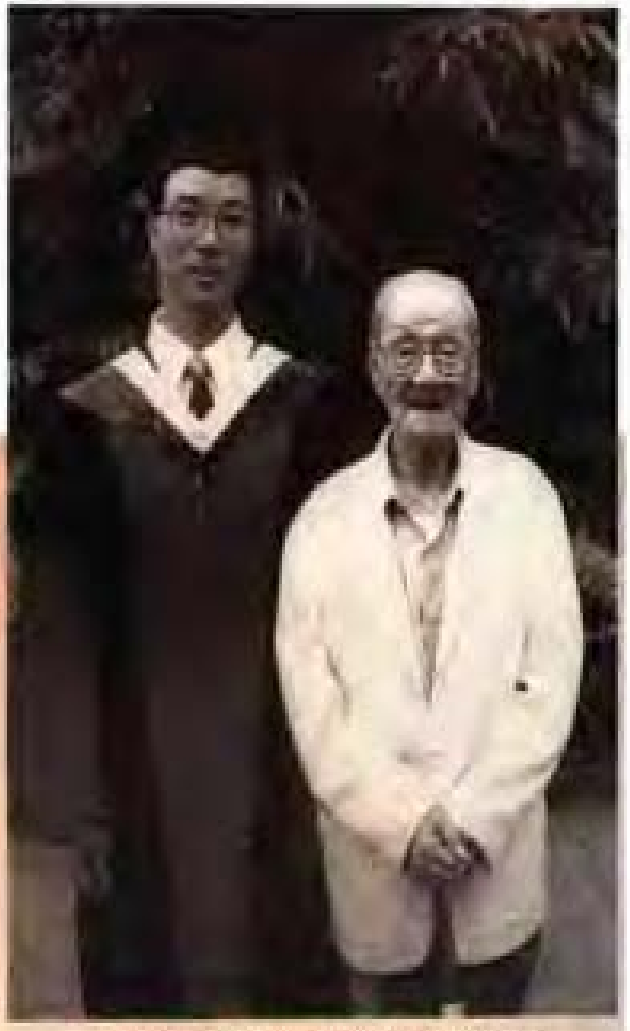
钟敬文教授早年所采录的民间故事集

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从今天来说，在地方上，不知有多少的民俗研究者或爱好者是以自己所处当地的民俗事象为研究对象的。在高校，不少民俗学研究生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也都是以对自己家乡民俗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我自己只不过是这支庞大队伍当中的一员而已。

先师钟敬文教授在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作的序言中，曾经引用柳田国男先生的说法，以"土著之学"来概括我所做的关于天水地区农事禳灾习俗的研究。先生指出，作

为当地人来研究当地的民俗文化，占有很大优势，因为他从小见闻、经历过这些文化现象，能够容易而又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因此，这种研究在民俗学领域是值得提倡的。这一概括，可以说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民俗学的家乡研究最为关键的优势。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进行自己家乡的研究，还有着这样一些难得的优势：首先，是语言的便利。我可以自如地运用自己的母语方言，与家乡的父老随意交流，在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生僻的土语生词妨碍相互意思的表达，对于言语中通过某些句式的特殊运用、语气的变化等所表达的微妙情绪，我都能够有比较准确的领会。这样的便利，可以说是在异文化当中进行调查的研究者很难具备的。其次，是对环境和人际关系的适应。我不用像在其他地区做田野那样，首先要去适应环境，去努力建立与资料提供人之间默契、融洽的关系——这是进行异文化的田野研究时十分必要的基础工作，而要做好这一点，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自己对家乡的熟悉以及长期以来与家乡父老所建立的稳定的人际关系，为我尽早顺利进行田野工作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而我与他们比较一致的生活经验，又使得我能够在较深的层次上体会和把握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再次，是心理上的舒适和生活上的适应。不少在异文化中做田野的研究者，都有过不



1997年夏本书作者获得博士学位后与导师钟敬文教授在一起

得不忍受生活的不适、心灵的孤独等煎熬的经历，而我在自己的家乡却很少遇到这样的困扰。

对于民俗学的家乡研究，也有一些批评和反对的意见，其主要观点同传统人类学强调异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的理由一样，也是认为研究者可能因过于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无法保持客观、科学的立场。这种批判与肯定家乡研究的观点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争论当中，目前形成的一种比较折中的意见是：研究者应该先有异文化研究的经验，在方法上得到一定的训练，有了超越自己母体文化的视角，然后才可以去做自己家乡的研究。

对于我来说，自己因为长期在外读书、工作，毕竟同家乡的文化有一定的距离，在外地长期生活的经历，也给了我认识家乡文化的另外一种参照，或许这可以勉强满足上面所说的那种要求。但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自己家乡又从事着家乡研究的人，又怎样呢？

其实，且不说我自己，即使是那些常年生活在自己家乡的人士，当他们一旦开始进行家乡民俗的调查和研究时，就已经把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和文化对象化、陌生化了。他们既有使自己融入家乡的一面，



家乡的小河和河边洗衣的孩子们



夏天，家乡许多人会利用街道上的水泥路面晒粮食或为作物脱粒，这是正在使用连枷打胡麻的人。

也存在着与家乡脱离的一面。在心理上，他们往往有一个"跳出"家乡的过程。也就是说，他既是处在自己的家乡民俗文化氛围中的成员，同时又由于接触到了相关的学科知识，而具有一种比身处那种民俗当中的普通人更广的视野、更高的眼光，因而能够把自己置身其间、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对象化，对它加以观察和审视。以这样的眼光和视角，再"回到"自己的"母体文化"中，他们的学术触觉只会变得更加敏锐。这正是那些"土著民俗学者"之所以能够完成大量外来学者所难以完成的有价值的民俗考察和研究的一个起点。

当然，除了种种的优势，对家乡民俗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我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就曾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家乡的许多民俗事象，我常常自以为非常熟悉，但当要说明它的具体内容、具体意义时，却又总是发现在许多细节问题上，自己根本不了解。这种似是而非的了解，虽然也曾对我理解一些相关的民俗学理论起到了直接经验上的参照和帮助，但在田野作业过程中，却往往会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那就是常常因为自以为可能了解某种事象的全部内容，而放过了不少进行深入调查的机会，结果，当离开了调查地点（自己的家乡），开始案头工作时，才发现漏掉了许多重要环节，于是不得不打电话或写信回去询问，或者只好期待下次调查再来弥补。我的这种想当然的心态，不仅在我进行家乡民俗调查的时候产生了消极作用，在我对其他一些地区进行调查时，也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观察和思考的积极性。正像反反复复涵上我心头的家乡的十字街头，不断起着调整我的方向感的作用，这种心态，也常常使我在面对其他地区的各种民俗事象时，产生一种"这同我家乡的一样"之类的想法，结果十分微妙地，一种懈怠的情绪，多次消除了我进一步追问的愿望以及进一步追问的灵感。



2000年春作者在河北赵县范庄调查龙牌会活动时与资料提供人和部分同事合影

此外，有的时候，在调查中，我还会不知不觉处在被家乡的

民俗所左右、所引导的状态，以至于忘记或放弃了自己的目的和任务。例如有一次我在考察求雨仪式时，本来准备好了照相机，打算为求雨队伍照相。但在活动的现场，看到仪式举行者是那样地虔诚，干旱又是那样地严重，尽管没有任何人阻止我照相，我自己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应，让我无法对着那个场所、那些乡亲们举起相机。这种感应就是：照相会破坏仪式的严肃性，从而影响到它的灵验性，因此我绝对不应该这样做。这种心态不知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我确信它是故乡生活烙在我心灵深处的印迹。它永远融会在我的血肉之中，自己长大以后逐渐接受的新的东西，并不能把它完全地抹去，只不过使它变得更为潜在、更为模糊而已。一旦受到某种相关情境的激发，它就会产生作用。

这样的一些问题，在进行异文化研究的学者那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家乡研究的理由。其实，只要在做田野当中经常保持一种不断反省的习惯，随时发现自己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调整，上述的一些消极影响还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家乡研究者带有较多情感因素和主观色彩的田野考察，在倡导学术个性、重视研究者个人影响的今天，也是适应学术潮流的。而就这方面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则必然会形成民俗学领域许多新的重要课题。





2000年秋作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时与美国民俗学表演理论的代表人物Richard Bauman博士在一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